

尊重、包容與慈悲

頭陀僧與各地僧俗的互動

卡瑪拉·提雅瓦妮琦 著

法園編譯群 譯

處在與自己各方面都截然不同的人群中，可以教育頭陀僧珍惜其他文化的優點。

頭陀僧並無意改變人們的信念，或令人們改信屬於僧侶自己派別的佛教，

對僧侶與高原族人而言，每次相遇都是學習的經驗，使他們能以不同的觀點觀看事物。

教育非佛教徒

對頭陀僧而言，心的訓練不單只是在實踐完美的禪坐，如阿姜查所說，更包含如何長養慈悲心。頭陀僧與丘陵部落族人的互動關係，正顯現了僧侶們所長養的慈悲心。

暹羅丘陵部落的居民，顯然對雲遊僧的習俗十分不了解。頭陀僧雲遊到北方時，都曾進入一些與世隔離的深山，並且接觸了阿卡 (Akha)、赫蒙 (Hmong)、拉胡 (Lahu)、克倫



(Karen)、卡慕 (Khamu) 等高原種族的人。阿姜草、阿姜帖、阿姜曼在接近清邁與清來的高原部落附近，曾長時間停留。對僧侶與高原族人而言，每次相遇都是學習的經驗，可以挑戰本身的覺察力，使他們能以不同的觀點觀看事物。關於這樣的經驗，阿姜帖與阿姜曼說得最詳盡。

〔歡喜接受拉胡人供養的野薯〕

一九三五年，阿姜帖冒險獨自進入清來的山野中，當時他三十五歲。路程開始經過一兩座孤立的民宅，但他仍然繼續前行，因為他知道那裡的居民應該不會供養食物。(1)一直到眉率縣 (Mae Suai，僧侶們稱當地人為木瑟人 (Musei)) 有十二戶人家的拉胡村落——普帕雅村 (Puphaya) 才停下(2)。阿姜帖找到一個廢棄的簡陋小屋，打算在此逗留些時日，他認為這會是個好地點，因為語言隔閡，拉胡人不會來打擾，他將有充分的寧靜可以禪修。

但令阿姜帖訝異的結果是：這村落的拉胡人從未見過頭陀僧，老老少少好奇地跑來瞪眼瞧他。拉胡人對他出現在村莊的反應，使他意識到自己是第一個在此村落雨安居的頭陀僧。村民對他禪坐修行感到奇怪，而當他開始來回經行時，便聚集在他身邊，使他無法專心。之後，他試著與村長溝通，村長雖然不了解他的宗教修行方式，但尊重他的行徑。阿姜帖記錄說：

我與村長協商後達成共識：村民尾隨在我身後並不相宜，如果他們想求福德，只要在看到我外出經行禪修時，對我合掌致敬就可以獲得功德。從此以後，每當我外出經行禪修時，

村民都會靠攏排成直線站在一起，然後合掌向我致意，其他不在場的族人，也都會被叫喚來加入眾人的行列。

雖然阿姜帖對拉胡人的第一印象是他們既髒且臭，但是當他了解他們後，便改變了看法：

我們無法不對這些森林族人感到感動，雖然他們的生活遠離物質文明，但卻如此誠實正直，他們自我約束，並嚴格地信賴他們的「村長」。品行不佳、製造麻煩的人，若頑固地違逆村長的訓誡，就會被村長驅離該村；如果他拒絕離開，則全村的村民就會動員把他趕走。所以，可以確定的是，偷搶之類的事在此地絕不存在。

阿姜帖與其他雲遊僧從東北來到丘陵部落，那時，當地居民一直過著自治自理、自給自足的生活。不過在阿姜帖抵達的前一年，稻米欠收，村落裡僅三戶人家足以餬口，所以只有這三戶人家可以供養食物，每戶人家給的份量都很多。後來村長前去探望他，並對他說村裡每個人都想在阿姜帖托鉢時布施食物，但許多人因毫無米食可施而感到困窘。阿姜帖因而得知大部分村民沒有米飯可吃，只能吃煮熟的野薯與塊莖類植物。村民的慷慨好施令他感動，他回答村長自己也很喜歡吃蒸野薯：

我對村長說，這是我為何能來此地與他們一起生活的原因——要是不喜歡野薯，我就不會來了。而當村民知道此事後，便都跑去挖野薯，蒸熟後送到我的鉢裡，於是我的鉢每天都



是滿滿的。他們對這些感到歡喜，總是微笑著、欣喜著，臉上泛著可愛的神采。雖然他們仍擔心我可能無法嚥下那些野薯，而總是尾隨我到住處，想要親眼目睹。既然接受了他們的供養，我決定要表示珍惜之心，所以讓他們親眼看著我吃下。(3)

拉胡人認為阿姜帖的停留是個好兆頭，先前降雨量不多，但當村民在雨安居前十天為他建好小木屋後，大雨便傾盆而下。豐沛的雨量使稻米豐收，且超過日常所需，有的村民甚至還可將剩餘部分賣掉。拉胡人為此欣喜若狂，一致認為這完全是村民為僧侶建「寺」的功德所致。

雨安居結束後，阿姜帖起程離去。送行時，村長供養他一長條做袈裟的白布，村民個個為他的離去落淚，並懇求他再回來。在這次訓練裡，村民堅實的信仰與誠摯的心意，令他深深感動而難以忘懷。他回到阿姜曼所住的眉龐縣 (Mae Pang) 馬考田村 (Makhao Field)，並向他提及拉胡人的種種，於是次年 (1936) 阿姜曼便與阿姜帖同行，一起在普帕雅村附近雨安居。

〔教導拉胡人持誦「唵哆」〕

阿姜曼與丘陵部落族人的相會，也改變了彼此間的成見。有次，他與另一位弟子在離拉胡人聚落約兩公里遠的樹林過夜，從未見過頭陀僧的村長以為他們是老虎喬裝的，便禁止婦女與孩童走近僧侶們所在的小樹林，男人也必須成群結隊攜帶武器前去。村民觀察兩個僧侶好幾日後，發現他們並不具傷害性，這才敢靠近阿姜曼，並問他為什麼總是靜坐不動，來來回回地走

動時在尋找什麼？

「我的『嘯哆』丟失了，打坐與經行都是爲了尋回它。」阿姜曼說。

「『嘯哆』是什麼？我們可以幫你尋找嗎？」村民問。

「『嘯哆』是三界中僅有的無價之寶，只是一種覺知。如果有你們的幫忙，我們應該可以快點尋獲。……任何找到『嘯哆』的人便是世上的至尊，並且能觀看到一切事物。」阿姜曼回答。

拉胡人又問阿姜曼，婦女與孩童是否也可以幫忙尋找「嘯哆」，一旦找到「嘯哆」，是否可以看到天堂與地獄，還有死去的親人——孩子、丈夫與妻子。對這些問題，阿姜曼一律回答「可以」。然後，他便教他們尋找「嘯哆」的方法，也就是心如何集中的方法：

如果你們真的想要找到「嘯哆」，你們就必須打坐或經行，心中反覆默念「嘯哆」、「嘯哆」、「嘯哆」。這段時間不能想其他事，僅能讓念頭安住在「嘯哆」上，如果你能做到這點的話，就可以找到「嘯哆」了。

要花多少時間打坐與經行，才能找到「嘯哆」呢？

初期只要十五到二十分鐘就夠了，「嘯哆」並不希望我們太性急，因爲性急只會使我們疲累，反而找不到「嘯哆」，今天這樣就夠了。

對於阿姜曼的教導，許多村民包括村長、婦女與小孩，都感到極大興趣，不久，他們就都



能夠認真默念「唵哆」，阿姜曼的教導很快就帶來很好的成果。例如有個男子告訴阿姜曼，在他確實遵循阿姜曼的禪修方法後，不久便達到一種非常喜悅的寧靜境界，最後，很多村民在禪修上得到可觀的進步。從此以後，拉胡人便完全信受頭陀僧的習俗，對僧侶們照顧有加，供養食物、建造舒適的隱居所（之前僧侶們都睡在鋪了樹葉的樹下），並清理地面以利他們經行。阿姜曼與其弟子在拉胡村村外住了不只一年，而離別時刻是令人感傷淚下的一幕。

另外一次，阿姜曼在另一個丘陵部落（名稱不詳）附近安居，村民向他請求咒語藉以避免鬼魔的侵害。阿姜曼對他們說，只要一心默念「唵哆」（buddho）、「達摩」（dhammo）、「桑夠」（sangho），則任何鬼魔都無法抵禦這三個字的力量。之後，阿姜曼又教導他們集中意念的方法，並教他們體認恐懼無法驚擾處在禪定的心。

〔與丘陵部落族人和平共處〕

阿姜曼給予丘陵部落的族人相當高的評價，他也鼓勵其弟子到部落附近修行。阿姜布瓦讚賞丘陵部落族人天性誠實柔順，這也是何以他們能忠貞地遵循阿姜曼教導的原因，以至於其中更有些人還練就了他心通等能力。(4)阿姜布瓦贊同阿姜曼的看法：

丘陵部落族人天性誠實、純樸，所以他們一認識阿姜曼，就對他全心奉獻，願意為他犧牲所有，付出一切。而一般人的觀念都把森林族人，如阿卡、卡慕、木瑟（拉胡）、苗與楊族

(Yibo, 克倫)等，認為是既黑且醜、又髒又亂的族群。事實不然，他們有好看的外表，也很愛乾淨，舉止得宜，也保有良善風俗。他們尊敬長者與領導人，很少有爭執與打鬥，總是服從領導而不頑固，所以很容易教導他們修行。(5)

頭陀僧們一直都很欣賞高原部落族人在文化與宗教上的信念，例如，阿姜曼就認為丘陵部落族人的品德高於城市裡的人，他提到：

叢林並非是個到處充滿野獸、不文明的地方，那裡住著品德高尚的誠實人，不像水泥築成的叢林那般，充斥著小偷與強盜。居住在森林要比居住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來得安全，在城市裡，人很有可能被剝削。

阿姜曼如此讚揚丘陵部落並不令人意外，因為首先他感念他們不間斷的供養，而且這個偏遠地方也使他遠離法宗派高階僧侶的迫害，就如阿姜布瓦所言，阿姜曼正是在離丘陵部落不遠處獨修時開悟的。頭陀僧所停留過的一些拉胡族村落，地緣相當偏僻，拉胡農人與以狩獵維生的麥拉巴利(Mlabri)人分享森林資源。阿姜帖一九三六年在附近的一個村落安居時，曾遇到一群麥拉巴利人，拉胡人稱他們為phi tauang leuang(黃葉之靈)，他認為沒有其他僧侶或旅行者，比他更了解這些狩獵者。可以確定的是，在他之前沒有人曾留下如此詳細的記錄。不過，我們將略過阿姜帖這些趣味的陳述。(6)



處在與自己各方面都截然不同的人群中，可以教育頭陀僧去珍惜其他文化的優點。他們也體認到，禪修不只是針對僧侶而已，它對任何信仰其他宗教的人都有助益。我們知道頭陀僧並無意改變人們的信念，或令人們改信屬於僧侶自己派別的佛教。所以，森林族人與丘陵部落村民對雲遊僧的信賴，並不令人意外。僧侶們隨緣的態度證明了阿姜曼的論點：

有一件神奇的事是：曾經有很多傳教士到過拉胡族的村落，並且試著要讓他們改信基督教，傳教士送給村民很多禮物，但拉胡人並未因此而改變宗教信仰。而頭陀僧一來，丘陵族人就供養食物給他們，這並不表示村民已經變成佛教徒，因為他們仍然有自己的鬼神信仰。

面對不同傳統的僧侶

我們已經看到頭陀僧對森林居民信仰與習俗的包容——不論他們是不是佛教徒。但他是否能平等地包容與自己戒律、儀式標準相違的僧侶呢？就如我們即將看到的，雲遊僧對此也不批判。雲遊僧會在泰國境內或鄰近的國家，遇到其他傳統的僧侶，如僧侶的敘述所顯示的，雖然政治疆界（由西方殖民強權或泰國精英分子所劃分）會將人們劃屬不同的國度，但不能阻止他們遵循固有的習俗。

〔殺雞供僧的寮北沙彌〕

有一晚，阿姜汶與阿姜特雲遊到寮國北方的一個村落寺院，附近沒有比丘，不過有位沙彌出來招呼他們。

沙彌看到我們很歡喜，他帶水來給我們喝，供我們盥洗，還幫忙準備臥具，並邀請我們留下來。看到沙彌的氣質很好，於是我們決定在那裡留宿一夜。他協助我們安住下來就不見了，然後我們聽到啾啾的雞叫聲，不一會兒又聞到烤雞的香味，儘管如此，我們並沒有懷疑。沙彌離開約一個鐘頭後，回來時帶著熱騰騰的糯米飯與一隻大烤雞。

他將食物放在我們面前說：「敬愛的老師，請吃飯。你們長途旅行一定很疲憊，我特別為你們烤這隻大雞，請儘量吃吧！」我們告訴沙彌：「別管我們，把食物拿回去吧！我們早上吃過了，晚上只要喝一些熱開水就夠了。」

我們不知道沙彌最後如何處置那隻雞，也許是將它獻給死神吧，我們並沒有多費神。

阿姜汶在說這個沙彌的故事時，請注意他並沒有批判沙彌對戒律的無知（比丘與沙彌不得殺生，也不吃因他們而殺的肉）；相反地，阿姜汶強調沙彌的慇懃款待。他也許知道在寮國與泰國北部，晚上提供食物給僧侶是他們的習慣。



〔過午進食的泰北僧侶〕

阿姜汶雲遊到泰國北方，也遇到關於食物的不同規矩。他在邁紅桑省遇到一些撣族的僧侶，他們覺得自己比清邁的原族僧侶還要嚴格。阿姜汶回憶道：

那時撣族僧侶常常譴責清邁僧侶吃晚飯，的確，邁紅桑僧侶不在晚上進食，但是他們會在半夜煮飯，凌晨一點就著燭光開始烹調。

阿姜汶所提出的評語指出，撣族、原族傳統的戒律與暹羅的有所不同，顯然他們並不將過了中午進食視為犯戒：

清邁的僧侶在晚上五點至七點左右進食，然而，邁紅桑的僧侶在每天日出之前的第一個鐘頭進食。這兩種情況都不算是隔天，所以有何不同呢？兩種作法都違背了戒律。

〔布薩日不誦波羅提木叉的邁紅桑僧侶〕

還有其他不同的地方，例如在現代佛教仍未當權以前，有許多僧侶忠於地方佛教傳統，邁紅桑的僧侶並不在「布薩日」念誦波羅提木叉，阿姜汶回憶道：

撣族僧侶只簡單地聚在戒壇，懺悔他們所犯的戒律，確認他們的清淨。

阿姜汶覺得揮族佛教另一個特別的地方是，揮族僧侶有常常辯論阿毗達磨（佛教高深的哲學）的習俗，而遵循曼谷官方佛教傳統的僧侶則辯論戒律。

就像緬甸僧侶常常討論阿毗達磨，他們在「地圖」上學習佛法，嚴肅地看待辯論，往往在解釋上有明顯的差異。(7)

〔著俗服、種木瓜的清邁老僧〕

在清邁北方的某縣，頭陀僧遇到一個非常特別的佛教習俗。阿姜李與阿姜鏗一起尋訪阿姜曼，他們在阿姜曼曾提過的一個洞穴中禪修後，繼續向北朝範縣前進。他們在一個人跡罕至的地區發現兩個大洞穴，其中一個洞裡有好幾排古佛像，另一個有尊巨大的佛像。到達山腳下時，在一條清澈的溪旁發現一座香蕉與木瓜園，他們覺得很奇怪，因為附近並沒有村落。當他們停在一間小茅篷前詢問是否有僧侶時，得知可敬的師父阿姜帕（Pra）不在田裡，阿姜李回憶道：

我們向西沿著溪流爬上山，遇到一位身穿紅褐色短褲與短袖襯衫的老人，就像剛剛染色的漁網一樣，手上拿著一把大刀，正在砍伐森林，他的動作強健有力，就如年輕人一般。我們走向他並喊道：「你知道阿姜帕在那裡嗎？」他一看看到我們便快步走過來——手上仍拿著刀子。不過當他和我們坐在一起時，行爲就轉變成一個僧侶，「我就是阿姜帕。」他說。



因此，我們便向他頂禮。

他帶我們回到他的住處，換下短褲與襯衫，穿上深色的僧袍，在胸前繫上巾帶，在手上掛著念珠，並告訴我們每個洞穴背後的故事。

這位年長的僧侶邀請阿姜李與阿姜鏗留下來兩安居，當他得知他們是阿姜曼的弟子，而且持戒精嚴後，他說：「你們不能把我當作老師，因為現在我正種植香蕉與木瓜園，並告訴他們：『我允許你們儘量拿去吃，通常我是不准其他僧侶碰的。』」

像阿姜帕這樣穿著短褲與襯衫的僧侶並不多見，顯然這是北部僧侶的習俗，當他們從事世俗的事務時，便可以換上在家人的衣裳。例如一九三二年，生於清邁省帕通縣（Pa Tong）班卡鄉（Bankat）的阿姜潘阪（Phan Pan），在幫助農人爭取他們的水權時，就穿著農夫的黑襯衫；而沒有從事這些運動時，便穿著平常的橘色僧袍，在森林的茅篷中禪修。阿姜潘阪認為這個傳統是從佛陀開始的，傳說他在弭平柯利亞王（Kohiyawong）與釋迦亞翁王（Sakhayawong）間爭奪河流所有權的爭端時，就在戰場上穿著王子的皇袍。

阿姜李不但不會用自己的戒律來批判這位北部僧侶，他還對他的慈愛、苦行及和動物間的親密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拿他的水果，但我很感謝他的慈愛，每天清晨天亮以前，他會要他的弟子們到我們停留的地方來，帶香蕉與木瓜給我們吃。

我注意到這個地區有很多奇怪的事，森林裡的孔雀一點兒都不怕阿姜帕；每天早上都會有鴿子飛到他進食的地方，而他總會撒飯給牠們吃，有時牠們還會讓他觸摸；每天傍晚猴子會成群下來吃他為牠們準備的木瓜，如果有村民剛好出來拜佛，那些動物就會跑掉。

〔爬到樹上摘椰子的柬埔寨住持〕

在東甫寨，阿姜維利揚遇到類似的習俗。有天清晨，當他與阿姜空瑪停留在歐藍甲村的寺院時，他描述所看到的難忘景象：

我簡直不敢相信，竟看到住持爬到椰子樹上去摘椰子，並小心地將它們丟成一堆，他下來之後，打碎兩個綠色椰子交給我。我把它們遞呈給我的老師阿姜空瑪，我注意到他的不安，我同樣也必須壓抑住一些尷尬的感覺。我們那天喝了不少椰子汁，住持非常高興，他希望我們多住幾天，但阿姜空瑪告訴他，這不在我們的計劃之中。我們在飯後就離開了，住持看我們要走，顯得很失望。

阿姜空瑪可能被當地住持的懇歉款待所感動，只有在與弟子繼續旅程時才表明他的批判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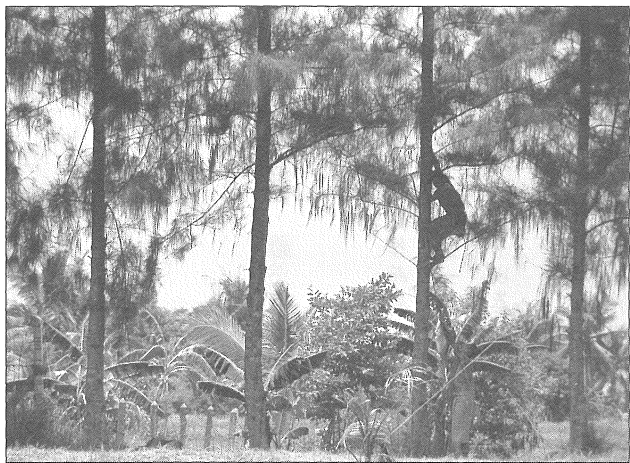
這些地區的僧侶也許有堅定的信仰，但對戒律卻很無知，爬椰子樹、摘椰子是犯戒的。我不知道如何告訴他們這些，身為一位訪客，我決定不管它。

這是說明頭陀僧面對地方傳統村落住持時的範例。雖然這些住持遵循不同的規則，但他們仍懇懇款待頭陀僧與曼谷僧侶，也許地方宗教的形式強調慈悲、慷慨，多於嚴格遵守戒律條文。

〔批評雲遊僧戒律的吉蔑僧侶〕

幾天以後，阿姜空瑪與阿姜維利揚到巴坦邦拜訪一座法宗派寺院，他們在那裡發現遵從法宗派的吉蔑僧侶批評他們的戒律，阿姜維利揚說：

我們坐三輪車到了寺院，寺院中的僧侶一直瞪著我們看，他們一定想我們不是法宗派的，因為在東埔寨法宗派的僧侶不會坐三輪車。由於他們不歡迎我們，我們只好待在涼棚，他們爲了測驗我們，要信眾給我們錢，



◎傳統村落僧侶遵循不同的規則，也許地方宗教的形式強調慈悲、慷慨，多於嚴格遵守戒律條文。（攝影：曾明惠）

老師拒絕接受，但他們仍舊多疑，並沒有變得比較友善。一直到幾天以後，癱瘓的住持坐著輪椅來和我們說話，所幸有位泰國商人與政府官員，知道老師在這裡而帶食物來。寺院裡的人並沒有好好照顧我們，幾天下來我們都只吃米飯。

〔晚上煮食與抽鴉片的揮族僧侶〕

阿姜撰在泰國以外的地方雲遊時，也遇到遵守不同戒律的僧侶，雖然他承認這些差異也曾困擾過他，不過他的批評並不強烈：

我獨自禪修都很好，但是與揮族僧侶在一起，就會因為不同的戒律而感到有點困難，因為他們有些人違反了戒律。一些寺院的僧侶會在晚上煮東西吃，而另一些寺院的住持與年輕的僧侶會隨意躺下來抽鴉片，甚至要我這個外來的僧侶加入他們！以泰國來說，這種行為違背了戒律，但這裡卻不以為然。

阿姜李似乎對其他僧侶對於佛法的了解較感興趣，而不去爭論那些關於戒律的小地方。例如他說有幾位吉蔑族僧侶對佛教教義的了解，讓他印象深刻。他待在東埔寨超過一個月以後，已經能用當地的語言對吉蔑人說法，到了晚上，很多村民來聽他開示。有一天，一位信眾告訴他，有位吉蔑族僧侶想向頭陀僧請教佛法，那位僧侶讀過三藏（佛教經典）並精通巴利文翻譯，



阿姜李樂於接受這個挑戰。佛法的討論進行得很順利，像阿姜李回憶的：

我們討論、辯論佛法，一直到我們都充分了解彼此的修行與行為準則，過程進行得順利平和，沒有插曲。(8)

〔慈悲、慷慨的中國僧侶〕

阿姜李與他的弟子在西所蓬停留了兩晚，後來他們去探視附近的山區，巧遇一位獨居在僻靜洞穴裡的中國僧侶。阿姜李與大乘佛教僧侶溝通的能力，展現了他開闊的胸襟，他回憶道：

我們坐下來討論佛法，我們相處得太好了，以致於他請我留下來雨安居，不過卻沒有任何一位弟子想留下來。(9)

阿姜李很喜歡那個地區，但他還是覺得不應該違背弟子們的期望。(10)

阿姜李對中國僧侶的態度有別於泰國的行政僧，因為許多行政僧覺得他們比大乘僧侶，或其他佛教傳統的僧侶還要優秀（至今泰國僧侶仍舊擁有這種優越感，儘管他們可能不曾遇見大乘僧侶）。例如一九三三年阿姜李在柬埔寨雲遊時，阿姜潘（Ajā, 從泰國南部來的大宗派僧侶）與馬哈羅（Maha Loet, 從曼谷鐵西林（Thepsirin）寺來的法宗派學問僧）一起在緬甸旅行(11)，他們與當地人的溝通有困難，因為兩人都不諳當地的語言，然而在他們回到暹羅的旅程中，受到緬甸大乘佛

寺的招待，語言的障礙並沒有影響年老的中國住持提供四天的吃住。此外，為了進一步為他們安排免費的食宿，住持帶著泰國僧侶到了火車站，為他們買到毛淡棉的火車票，還給他們一封寫給住在那裡的中國信眾的信，請他為泰國僧侶買船票到暹羅鄰近的村落。阿姜潘對這位中國僧侶心存感激，在上火車前向他合掌，與他同行的法宗派曼谷僧侶立即喝斥他：「你為什麼對中國僧侶合掌？」雖然阿姜潘不是一位頭陀僧，但他以典型頭陀僧的想法回答：

我對中國僧侶慈悲、慷慨與品行致上敬意，這無關他身穿什麼衣服，我又不是對他的褲子致意，那些都是外相。我是對他僧侶的本質合掌，我覺得對他合掌是正確的。(12)

一如頭陀僧的回憶錄所顯示的，在「森林僧團期」時，北方與東北方仍包含少數民族，他們的宗教與現代佛教在曼谷所建立的標準，有明顯的不同。雲遊僧的經驗可供作他們禪修的工具有與輔助，教導他們慈愛、悲憫、包容不同宗教習俗人士的重要。關於這些特質，阿姜查主張：「這些特質是清淨心的特質，所以應當維持。」

然而，曼谷政府與僧伽當局並沒有像雲遊僧般寬容、開闊的胸襟，以及對地方習俗的高度重視。數十年後，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中期，泰國政府與大長老僧伽會合作，以當權的泰族文化來同化不同傳統的民族。在一位僧侶的努力之下，「法遊」(Thammajarik·巴利語為 dhammacarika) 計劃，是特別為了使泰國部落的族人轉信現代佛教而制定的。(13)



【註釋】

- (1) 頭陀僧須依靠森林居民慷慨善意的布施，但如果村落裡的住家太少，僧侶除非受邀，否則不太願意待下來，以免加重他們的負擔。
- (2) 大部分的拉胡族人住在高海拔的省分，像清邁、邁紅桑與清來省，他們由許多不同文化、語言的小族群所組成，全部都說拉胡語。當地人稱他們為「木瑟人」，意思是「獵人」，因為在一八八〇年代，第一批到達蘭那 (Lanna) 的拉胡人，就是以打獵與採集維生。
- (3) 阿姜帖補充道：「野薯、芋頭與其他馬鈴薯狀的塊莖，是整個北部地區普遍可以找來吃的東西，這些在東北都被當作是饑荒時的食物。」
- (4) 阿姜布瓦補充：「有信心及順從的信眾，比僧侶與學神通的人容易發展神通，學者的知識似乎成為獲得這些特別力量的障礙，即使是內觀禪修的成就，往往都比不上謙虛、純真的在家信徒。」
- (5) 有個曼谷的行政僧在此做了一個代表性的評語：「在這個村子（清邁省熱縣寶鑾村 (Bau Luang)）裡，約兩百位居民都是魯阿人 (Lua) (Lawa, 拉瓦人)。他們的膚色較深，相當粗野，不知道如何做功德或布施。」
- (6) 阿姜帖漸漸熟悉麥拉巴利人，學習他們的文化，並解釋他們為何會被拉胡人稱為「神靈」(Phu)。麥拉巴利人在廣大的森林消失後，也失去了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，今日他們的子孫不再以打獵與採集維生，而融入了外面的世界裡。一九八八年九月的人口統計調查顯示，在難省的麥拉巴利人只有二十六個家庭，計一百三十八人；而帕省只有七個家庭，計三十四人。他們並沒有丘陵部落民族的合法身分。

(7) 擇族僧侶討論的阿毗達磨詳細分析超自然或出世間的境界。根據阿毗達磨，出世間「道」(magga)指出禪修者進入淨化心靈的四個階段，是藉由內觀存在界的無常、苦與無我而產生。阿毗達磨是三藏中的第三部藏——阿毗達磨藏，是學者推敲與心的分析有關的教義。

(8) 令人奇怪的是，阿姜李竟然說這當中沒有衝突，不知他是否預期會與吉蔑學問僧有一場激烈的辯論。

(9) 阿姜李並沒有說他用什麼語言和中國僧侶溝通，他們相處得那麼融洽並不令人驚訝，雖然他們分別來自不同的傳統——上座部佛教與大乘佛教。兩人都是雲遊僧，他們彼此間的共同點，大概比和自己教派的行政僧還多，就如我們所知，阿姜李與曼谷法宗派的學問僧的共同點並不多。

(10) 頭陀僧在這方面較能體諒，如果年輕的比丘或沙彌拒絕待在某個地方，長老僧侶不會強迫他們，也許這是為何阿姜汶不喜歡將年輕的弟子帶在身邊的原因。

(11) 一九三〇年代初期，為數甚多的泰國比丘與沙彌，跟隨義大利僧侶阿姜羅堪那 (Phra Lokanat) 到緬甸，他們最初受到暹羅國王帕恰提波 (Prachathipok) 的支持，他給每位僧侶五十銖，並發給他們護照。

他們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四日離開曼谷到猶地亞 (Ayutthaya)、華富里、那空素旺 (Nakhon Sawan) 與蘇可泰 (Sukhothai) 省，有群僧侶 (其中十位來自南部) 則從達省走另一條路到緬甸。這些僧侶不像頭陀僧，都待在沿途的寺院，並未找僻靜的地方禪修。有趣的是，法宗派僧侶竟會與大宗派僧侶阿姜潘一起旅行。阿姜潘後來以辯論技巧而聞名全國，當時他用的是巴利語法號——般若南塔 (Panyamanta)。

(12) 般若南塔 (阿姜潘) 在一九六〇年成為暖武里省袁拉帕坦寺 (Wat Cholapathan) 的住持，他在對信眾開



【春風化雨】

開啓佛法大門之鑰——存乎一心

釋悟因

有居士問：「我雖然到處聽經聞法，但總是似懂非懂，不知鑰匙在那裡？」我說：「開啓佛法大門之鑰，在此一心，存乎一心。」有人說：「業障惱人呀！業障、命運捉弄人！使人不得不相信定命或宿命呀！」可是，當人在一帆風順時，也會相信：「今天的福份是我創造出來的。」這一切都存乎一心。

這是一般人所認識的「存乎一心」。碰到亨通或者窘境時，就相信這一套或者那一套說法。如此一來，對世界的認知就形成千差萬別。於是，亨通時，你快樂；窘境時，你悲傷，隨之浮沈，無法自己。我認為「存乎一心」，指的是苦樂順逆的發生都在此一心中，不是別有一心。痛苦，是此心；快樂，是此心；承受順境，是此心；面對逆境，是此心。猶如泛於波上的舟，載浮載沈，這就是心。端乎一心，存乎一心，此心能造，也能消。

示時說到這個故事，顯然這個經驗改變了泰國僧侶對大乘佛教僧侶的觀點。合掌以表示敬意是兩掌合十，並放在下巴前，依照尊敬的程度來決定合掌的高度。

(13) 參與「法遊」計劃的僧侶在苗、傜、傈僳(Lizhi)、拉胡、阿卡與克倫等族的村落間工作，他們在「森林遭入侵期」被當作國家政策的傀儡，在暗地裡破壞山地部落的文化。